

黑

明
作
品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
澤

明
作

明

黑
澤
明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(第一辑)

牧鷹少年

作
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
品
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黑
澤
明
作
品
集

集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章 初解风情的小妮子

只听萍姑娘轻微地闷哼一声，整个娇躯完全倒进剑华怀中，右手一松，玉杖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一双凤目紧紧闭着，檀口气息微弱，秀面越发灰白，好像身罹重病一样。

剑华俯视着怀中的萍妹妹，双眉紧锁，脸上凝结着痛惜和爱怜的神情，但又有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之情。

只见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然后插剑归鞘，右掌缓缓举起，紧按在萍姑娘的玄机穴上。

原来剑华在这刹那之间，由萍姑娘的神色及步履不整中，顿时悟出萍妹妹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，因为一个内功深厚之人，除非是身受重伤，或真力消耗过巨时，步履之间决不会杂乱不整，再者剑华潜研神医秘籍，已达半年之久，对岐黄医理之术，已有了相当深厚的造诣，像萍姑娘这种在急怒攻心神智失常的普通现象。

以他目前所熟谙之医术，本来一目就可了然，可惜他骤遇此变，心绪激动，而急令智昏，一时竟误解萍姑娘对他是真的变了心。

而剑华的思绪，也在这瞬息之间走上了岔路，苦苦深思并检讨着自己近数月来的行为，什么地方触怒了萍妹，惹得

她对自己不但挥剑断情，并反目成仇，剑华若思良久，也找不出一个答案来，所以他也就迟迟未能看出萍姑娘的特异神情。向后退了好几步，直到目光注视到萍妹妹的足下时，才触动他的灵机，猛然醒悟过来。伸手封闭了萍姑娘的期门穴，然后不惜消耗自身的真力，来帮助萍妹妹恢复真力。

剑华右手按在萍姑娘的玄机穴上，约有四五句话的工夫，剑华脸上已是变颜变色汗出如雨，气息转粗。萍姑娘此时穴道被封，人完全陷于昏迷无知中，根本不知道运气调息，而她周身气血的运行，则全仰赖剑华度过来的真力来推动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最伤耗替她隔体度力之人的真力，所以四五句话的工夫，剑华已是面色瞬变，汗沁如雨，气息频促。

像这样约有半盏热茶之久，萍姑娘的惨白面色，已渐转红润，气息亦由弱转强。

剑华这才将按在萍妹妹玄机穴上的右手撤开，并顺手将封闭的穴道解开，左手还紧拦着萍妹妹堪折的纤腰，紧搂在怀中坐在地上，低眉垂目，展起运气调息的无上心法，来恢复消耗过巨的真力。

此时，萍姑娘亦渐渐苏醒过来，凤目微启，向外一看，突然发现自己被人紧抱在怀中，芳心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一时又怒又羞，右掌毫不考虑地，用上五六成真力，径奔紧搂自己之人的左肩按去，同时举起充满了怒意的双目，向上望去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紧抱着自己的不是别人，竟是自己朝思暮想，千里迢迢来寻觅的华哥哥，芳心深处不由得又喜又惊，喜的是苍天不负苦人心，总算让自己把华哥哥给找到

了，惊的是自己太过大意，不看清楚就骤然出掌，万一将华哥哥击成重伤，那如何是好？

萍姑娘心念至此，将按出去的右掌用力的向上一翻，将一掌之力，完全按向空际，她这才长吁一口气，暗叫一声：“好危险呀！”

此时剑华行功已毕，双目倏启，看到萍妹已完全苏醒过来，心里大喜，张口轻叫一声：“萍妹妹……”

一语之后，双目紧紧地盯视着萍姑娘，喜悦之情，尽溢言表。

萍姑娘看到华哥哥满脸都是惊喜之容，芳心深处也感到无比的欣慰，正要回叫一声“华哥哥！”突然脑际闪过在成都所闻的一切情形，一股无形的妒意，如潮水泛滥般，掩至心头，举起幽、怨、恨、怜兼而有之的目光，狠狠地白了剑华一眼，鼻端轻哼一声，螭首慢慢的低垂下去。

剑华睹状，心里一凛，急急叫道：“萍妹妹，我……”

一声萍妹妹叫过之后，右手在头上紧挠不停，张嘴结舌，我了半天，也没将下面的话说出来。

萍姑娘紧偎在剑华的怀中，一动不动，对剑华的话，竟充作不闻，不过她心里却喜多忧少，因为她从剑华的急慌语声中，可以知道华哥哥此时一定是急慌满面，由此可以看出，华哥哥对自己并未变心，而是自己疑心太重，她默思至此，集结在胸中的一股悒郁之情，立即消失尽净，但是少女的矜持，使她不好意思马上抬起头来，所以螭首还紧贴在华哥哥的胸前，一动不动。

剑华见萍妹妹对自己的叫声充耳不闻，螭首紧垂，对自己不理不睬，他心里就更急慌，右手轻托姑娘的螭首，再度

急急地说道：“萍妹妹，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，惹得你如此生气，请妹妹直言相告，我定遵从妹妹的意思，改正过来，不再使妹妹气恼。”

剑华一面说话，一面盯视着姑娘的秀面，而他心里则疑窦丛生，心里暗道：“怪哉！”

原来此时萍姑娘的秀面上，并没有显出丝毫的怒意，相反的却露出无限娇羞与欣慰之容。

萍姑娘这种喜怒无常的神情，故而使我们这位傻小侠苦思不解，疑窦莫释，脑际顿时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双目一眨不眨的紧瞅着姑娘的粉面，看神情好像要从姑娘的秀面上找出答案来。

剑华的几句话，都深深的打进了萍姑娘的心坎里，使她对剑华的话，置信无疑，认为华哥哥的话，句句属实完全发自内心，绝无丝毫敷衍和欺瞒自己的意思，所以她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，妒念立消，而绮念继生，刚好剑华又将她的粉首扶起，她以为华哥哥，又和在归真洞时一样，要和自己……

此时萍姑娘感到胸中如小鹿撞着一般，怦怦跳个不停，同时一股难言的羞意，掩涌而至，双目紧闭，不好意思睁开，任凭华哥哥摆布，而无丝毫抗拒之意。

萍姑娘怀着跳动的心情，等了半天，感到华哥哥没有一点儿动作，心里透着奇怪，双目微启一隙，向外望去。

只见华哥哥大睁着双目，呆呆地瞅着自己，而脸上满溢着疑惑不定的神情。

萍姑娘聪明绝顶，她一眼就看穿了剑华的心意，心里一乐，咕的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她笑声出口，又感到很不好意思

思，纤掌在剑华肩上推了一把，启唇说道：“你真是个大傻瓜。”

说完，螭首一垂又将粉面紧贴在华哥哥的胸膛上，而嘴里却咕咕格格的笑个不停。

萍姑娘一连串的笑声，听进剑华耳内，使得他愁肠尽消，但胸中的疑团，却越来越大，暗道：“看神情，萍妹妹对自己已尽弃前嫌，不再生气了，但是萍妹妹因何生气呢？”

剑华心里虽然透着奇怪，但他却不敢再问，怕的是又招引起萍妹妹的不高兴，所以只有将这个疑问永远埋在心中

剑华也和萍姑娘一样，愁念一消，而绮念随之而生，说也奇怪，刚才剑华鼻端任什么也没闻到，而现在却感到萍妹妹的娇躯上，不时散发出一股中人欲醉的幽香。

萍姑娘玉体上所散发出来的幽香，使剑华感到越来越浓郁，而心神也为之一荡，右手不由自主地又将萍姑娘螭首托起，轻颤着声音对萍姑娘喃喃道：“萍妹妹，我……”

此时，萍姑娘心跳的较前更剧，羞红着粉脸，双目更紧紧地闭着，驯服得像头家猫，不发一语，任凭华哥哥的摆弄。

剑华俯首望着萍妹妹的粉面。

只见她樱唇似火，秀面泛晕，檀口吐气如兰，云鬓松散，娇艳得无以伦比，此时，剑华心里就更荡漾不止，一股难以抑止的冲动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使他忘记了一切，头脸慢慢的向萍姑娘秀面凑去，眼看着四片火热的朱唇就要黏合在一起。

蓦然间右侧传来一声唏沥沥的悲鸣声。

剑华与萍姑娘正在云荡神摇、绮念倍生的刹那间，这声

唏沥沥的怒啸悲鸣声，将二人从迷惘中惊醒过来，其中以剑华为最甚，只见他面色瞬变，嘴里低低地自责道：“真该死，真该死……”

剑华一边自怨自责，一边将萍妹妹从怀中扶坐起来，并急急说道：“萍妹妹，我真该死，竟将老伯身受重伤之事，给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如果老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将……”边说边急速地直起身腰，拉着萍姑娘一只手，径奔玉面秀士卧处走去。

萍姑娘骤闻此语，脑中顿时恢复记忆，记得自己和老父被群贼联手围攻，正在做殊死搏斗，竭力拼挡之际，突听到老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这声惨叫听进耳中，只吓得她浑身一阵颤动，心里一急，只觉得头顶轰的一声巨响，脑际顿时一片空白，任什么也不记得。

现经剑华一提，立时清醒恢复记忆，老父惨叫声，又重现耳畔。

萍姑娘忖思至此，只把她急得心如刀割，花容失色，热泪如断线的珍珠，沿腮滚滚而下，紧随在剑华身侧向玉面秀士扑奔过去。

十数丈的距离，对二人来说，还不是眨眼即至，二人在未走近玉面秀士的身侧时，即双双向玉面秀士望去，同时二人的心也在这顷刻间紧紧提起，几有夺腔而出之势，二人目光到处。

只见玉面秀士面色灰白，隐现痛苦之色，盘膝跌坐于地，忍着疼痛，强提一口真气，正在运功调息，而断臂处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，不过血流已止，看样子似无性命之忧。

萍姑娘目睹老父这种惨状，心里真是急痛万分，如果不

是怕惊扰老父的话，她准会扑过去，抱住老父痛哭一场。

此时，只见萍姑娘双手掩面玉肩耸动，这种无言的咽泣，比失声痛哭，还要倍增哀伤。

剑华被那声唏咧咧的马鸣声从迷惘中惊醒过来，心里感到疚愧万分，并暗暗自责道：“假若傅老伯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有何面目见人。”所以他一面自怨自责，一面拉着萍妹妹疾向玉面秀士奔去。当他的目光看到玉面秀士已闭穴止血，并盘坐运气调息时，他这才稍稍宽心，但内心里还是感到无限愧赧。见萍妹妹掩面咽泣时，心里一酸，也陪着掉下泪来，遂咽着声音对萍姑娘言道：“萍妹妹，事已至此，伤心又有何用，我们还是打起精神，先替老伯将伤口包扎一下，以免伤势中风恶化！”

剑华语毕，即伸手入怀，将那只银光闪闪的丝袋取出，从中倒出一粒千年雪莲子来，纳进玉面秀士的口中，然后盘膝坐在玉面秀士对面，四掌相抵，展起“隔体疗伤”的心法，将自身真力徐徐度进玉面秀士体内。

萍姑娘亦强抑泣声，眼含痛泪，先替老父在伤口上敷上伤药，然后又撕下一大块衣襟，替老父将伤口包扎好。

玉面秀士受伤本很严重，还算他功力深厚，受伤的当时虽已痛昏过去，稍停即苏醒过来，他知道如果不赶紧自闭穴道，止住血流的话，那就危险了，所以他才强忍钻心之痛，凝聚真力，将伤处的穴道封闭起来，然后又强提一口真气，盘坐运息，以增强体内的真力。

前文已经表过，玉面秀士的功力本就深厚，加上服下旷世奇珍——千年雪莲子，再经剑华以本身真力，替他隔体疗治，那还不事半功倍。

片刻之后，玉面秀士的面色已渐渐红润，呼吸亦渐趋均匀。

剑华目睹此状，这才将双掌撤回，然后闭目运气调息，恢复消耗过巨的真力。

玉面秀士在剑华垂目运息行功之际，已徐徐睁启双目，一眼看到剑华盘膝坐在自己面前，他心里顿时恍然而悟，知道刚才从掌心透进来的两股热力，定是剑华所为，用满含感激的眼神看了剑华一眼，但另一疑问瞬即袭上他的心头……记得，自己强聚真力调息时，因伤势过重，气血始终无法畅行全身，由于疼痛难忍，神智遂陷进半昏半清状态中，眼看着一口真气即将松散，突感到口中被人塞进一物。

当时只记得此物入口，满腔清香在口腔略停，即顺着喉头进入内腑，而化成一股暖流遍行全身。

而周身的气血亦于此时畅行无阻，真力逐渐恢复，而感到最奇怪的是，难忍的疼痛亦于此时骤然消失。

玉面秀士沉思至此，遂暗道：“这是何种药物，能有如此奇效，难道是……”

他心里虽疑惑不止，但他见剑华行功正勤，最忌惊扰，所以他只好将这疑问闷在心里，待机相询。

此际，萍姑娘见老父双目倏启，她知道老父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忧喜参半地偎在老父身侧，轻启朱唇哽着声音喊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以下就只听到她轻泣，而听不到说话。

玉面秀士见状，脸上黯然，强展笑容，手抚着萍姑娘的秀发说道：“傻丫头，为父命中注定，该遭此断臂之灾，一切均非人力所能挽回，忧伤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徒乱人意，

况且我辈行走江湖，这是在所难免的……”

玉面秀士慨言至此，见剑华行功已毕，正忧伤满面地向自己望着，遂顿住话语，对剑华微笑着说道：“谷小侠，刚才我身受重伤，要不是你及时赶来的话，现在，我恐怕早已离开了人世，此救命之恩，将使我永感于心……”

玉面秀士和剑华相识以来，这才是第二次见面，他虽然知道女儿忆萍和剑华是兄妹相称，并且情感甚笃，爱恋极深，虽未论及婚嫁，但二人早已暗定终身互许心愿，一个是非君莫属，一个是非卿不娶的地步，他虽然尽悉个中情由，但事情尚未公诸出来，再说他和剑华这才是第二次见面，不好意思贸然就以长辈自居，故而以小侠称之。

剑华不等玉面秀士把话说完，已诚惶满面地急急抢着说道：“老伯，求你老人家不要再说下去，小侄万胆也不敢承受老伯的谢意及小侠之称，我和萍妹妹自初次见面时却兄妹相称，老伯如此一来，无疑想折杀小侄，老伯如爱护小侄的话，务祈你老人家收回成命，否则，小侄将疚愧难安。”

玉面秀士见状，既不表示可与不可，双目望着剑华，张口哈！哈！大笑，脸上露出无限欣慰之色。

剑华那种猴急相，将萍姑娘逗得也扑哧一声，笑了出来，双目脉脉含情地看着剑华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右侧又传来几声急厉的唏嘶嘶的马鸣声。

此声传来，引得玉面秀士、剑华和萍姑娘等三人，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，三人的目光到处。

只见一黄一花两匹骏马，四蹄齐扬，鬃毛竖立，正和一个面貌阴鸷，年约六十左右的老人，舍死忘生拼斗着。

而那个老人掌风凌厉，身手矫捷，看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，好像根本不将二马放在眼内，只见他身形飘忽不定，如败絮飘风一般，在二马之间进退自如，双掌不断地击在二马身上，二马每挨过一掌之后好像疼痛难忍，必定发出一声急厉的怒啸声，看样子，那个老人并无杀害二马的意图。

因为从老人的呼呼掌风中，可以看出老人的功力相当深厚，每发一掌至少也有数百斤的力量，二马连挨十数掌后，不但行动自如，而且较前更为猛烈，并无受伤之状，由此可知，老人发掌之时，定未全力施为，否则，此两匹马不要说是血肉之躯，就是铁打钢铸而成，也经受不住老人如此浑厚的掌力。

玉面秀士和萍姑娘看到这种情景，脸上顿露惊愣之色，玉面秀士并低叫一声：“好神骏的两匹马！”

而剑华见状，脸上的神情先是一愣，接着怒从心性，双手用力一按地面，盘坐的身躯，借着这一按之力，直直向上升起，升到离地面五六尺左右处，突见他互盘的双腿，齐齐舒伸凌空的身形，立时化成一式“神龙出岫”，头前脚后，径奔老人扑了过去，嘴里并沉声喝道：“无耻之徒，竟与畜牲一般见识！”

原来剑华闻声侧视，目光到处，突见场中的二匹马正是自己的花、黄二马，神情不由一愣，奇怪两匹马，何以会突然出现？并与老人舍死忘生地斗在一起。

剑华正为二马突然出现而感奇怪之际，继见二马被老人戏弄掌股的狼狈神情，同时看到二马每挨一掌，必定发出一声疼痛难忍的悲鸣，见此比身受还要难过，一股不可遏止的怒意油然而生，这才施展轻功绝学，径奔老人凌空扑去，意

在解救二马被辱之危。

剑华的一举一动，老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心里也微感一惊，暗暗想道：“看不出，这貌不惊人的少年，竟是身怀绝学之士，看来自己还要谨慎一二，否则……”

老人对剑华虽生出警惕之心，但其自视甚高，认为凭自己数十年的内功修为，只要小心应付，一定能将少年折在当场，他思忖至此，满怀信心地暗中蓄势以待，而表面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继续戏弄二马，右掌疾举又击中花马一掌。

老人这一掌只将花马打得四腿向下一弯，差一点儿卧下来，而花马的悲、怒鸣声，较前更厉，原来老人看出剑华对这两匹马，甚为爱惜，故而将掌力如重，狠狠的拍了花马一掌，意在激怒剑华。

老人右掌拍出之后双足向右微滑，左掌疾伸又向黄马拍去。

剑华凌空俯视，见老人对自己的喝骂声如同未闻，而双掌又分向花、黄二马拍下。

花马负痛悲鸣的神情，剑华当然看得很清楚，心里就更加气愤，现在见老人身形微晃，左掌疾伸，又奔黄马拍去，刚才花马挨了一下重的，剑华已在暗自责怪自己，不能及时防止，有了前车之鉴，他当然不会让黄马也跟着挨一下，所以就在老人身形微晃之际，他已施展千斤坠的身法，身形如陨星飞落一般，疾疾地飞坠而下，同时右手中食二指，并腕如戟，径奔老人右臂曲池穴点下。

老人见状，嘴噙冷笑，满脸都是不屑之色，左臂向下猛沉，接着袍袖微抖，挟着一股劲风，由下向上，反向剑华臂

肘扫来。

剑华一听老者袍袖所挟之风声，便知老人所施展的是铁袖神功，心里亦微微一惊。

因为这种铁袖神功，一经运足气劲，能将一只软绵绵的袍袖运至坚逾精钢，对手倘若不知细底，稍一失神，如被击中，轻则重伤，重则废命，老人用意之狠毒，想一招就将剑华废在当场。

剑华吃惊的不是老人能施展铁袖神功，而是惊于对方精奇的掌法及深厚的内功，因为老人在这沉臂的刹那之间，避敌、换式、凝劲发力，是同时而出，如非有过人的功力，实难做到。

剑华轻赞一声：“好俊的铁袖神功。”

右臂随声向后猛撤，掌心向下，迎着老人上扫的一铁袖神功，蓄劲下按，同时左手疾伸，猛点老人的左臂的肩井穴。

老人满怀信念，认为这一招纵然不将剑华击成重伤，至少也要将剑华逼出身外，当他听剑华称赞他的铁袖神功时，心里就更感到得意非凡。

然而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剑华于发话之后，会曲肘用掌下按，他见状，心里暗骂一声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你这是自取其辱……”他意念至此，左臂原式不动，又潜运二成真力，贯于袍袖，迎着剑华下按之掌，风声凌厉地向上疾扫过去，企图一招就将剑华击伤。

正于此际，老人突感一股无声无形的千钧之力，绵绵无休地向下压来。

至此，老人才醒悟过来，心里吃惊不小，但已成骑虎

之势，进退两难，只有全力施为，孤注一掷，许有胜望，否则……

老人拼聚全身劲力，才将剑华下按的掌力托住，两力相接，立成繆黏状，一袖一掌，遥遥相向地停在空中。

剑华也付出了九成以上的真力，才将老人上扫之势挡住，但他伸出去的左手，却已经点到老人的肩井穴。

老人对于剑华左手点来之势，不是没有看到，而是无暇兼顾，换言之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原来老人拼聚余力，准备将剑华击伤之后，左肩的威胁自然而解，故而对剑华攻向右肩的一式，根本不加理睬，而全力贯注右臂，准备一举成功，然而他哪里想得到一着之差，满盘皆输，不但没能将剑华扫出身外，反而将自己牢牢拴住，弄得进退均不由己。

此时，老人别提有多难过，心里一惨，暗道：“想不到我数十年的威名，竟毁于今朝，从此尽付东流，唉……”

剑华左手的中食二指已经触到老人的衣服，正准备用力点下之际，蓦见老人脸上展露出一片惨然之色，心里一软，暗叹一声，心意顿变，左掌由点改按，按在老人肩上，轻轻用力向后一推，身形借着这一推之力，倒跃而出，然后飘身而下。

说来话长，事实老人与剑华动手过招，先后算起来，也不过一二句话的工夫。

老人被剑华轻轻向后一推，身形噎地退了一步，才又隐住身来，双目巨睁，向剑华望着。剑华心地仁厚，今见老人，脸红耳赤，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，脸上神色数变，他心里感到很疚愧，双拳一抱正要说两句抱歉的话。

而老人不等剑华开口，张口一阵哈哈大笑，笑声凄厉难闻，紧接着又听他说道：“小友的神功绝技，使老朽衷心感佩，三年之后，我怒山金鹰萧岚，厚颜再来向小友讨教几招。”

说完转身纵跃如飞而去，很快地就消失在对面的林中，剑华望着老人的背影，心里说不出是何种滋味，轻叹一声，低头向玉面秀士和萍姑娘处走去。

正行走间，耳畔突然传来一声甜美的呼声：“华哥哥……”

剑华心神一震，举目向前望去，只见萍姑娘眉黛紧皱，满脸都是关怀、焦急之色，俏生生地立在面前，一双玉手正揉搓着一条绣帕，双目含珠欲滴，含情脉脉地正望着自己，剑华也低叫一声：“萍妹妹……”

二人对望一眼，萍姑娘才轻启朱唇，语音哽涩幽怨万千地说道：“华哥哥！你是不是对我已生厌恶之感，真要如此，那我……”

剑华闻语，心神一震，不等萍妹妹将话说完，立即插嘴打断萍姑娘的话语，并惶急地说道：“萍妹妹！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？你我自归真洞分手之后，我无时不以妹妹为念，今日于此相逢，终朝相思一旦实现，我心中欣慰尚且不及，何来厌恶之心。此是我由衷之言，丹心一片，惟天可表，萍妹妹如若不信，我可对天发誓，以明心意。”

剑华说完，将面孔一整，张口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剑华我字出口，下面的话尚未说出，萍姑娘已晃身上前玉掌疾伸，按在剑华的嘴上，并噤着声音说道：“我不许你再说下去。”

剑华嘴被堵住，下面的话，他就是想说，也无法再说出来，看到萍妹妹那种回嗔作喜，朱唇轻咬，梨涡半现，晕上双颊，强忍笑意的神态，心里一荡，右手一伸轻拦萍妹妹堪折的纤腰，然后用力向前一带，将萍妹妹的娇躯带进自己怀中，左手轻抚着姑娘的玉肩，双目却死死地盯视着萍妹妹的娇靥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月余不见，萍妹妹出落得越发娇美了。”

萍姑娘没想到华哥哥会来这一手，骤不及防整个娇躯被华哥哥拦进怀中，此时她芳心深处，是又喜又羞，嚤的一声，撤回按在剑华嘴上的右掌，玉拳轻握在剑华胸前捶了一下，并低声道：“我不来了！你坏。”说完轻声一笑，娇靥深深埋进剑华怀中。

剑华见状，呵！呵！两声憨笑道：“萍妹妹！我坏是真的，但是我讨厌你却是假的。”

剑华一语，又将萍姑娘积压在心里尚未尽消的怨气，又给引上来。

只见她双掌用力，在剑华胸前一推，娇躯借着这一推之力，向后退出两步有余，然后双眉微扬，横了剑华一眼，又幽幽地说道：“真心话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来问你，你既然不讨厌我，为什么刚才事情一了，连招呼也不和人家打一声，就想匆匆离去，如果不是我厚着面皮，将你截下来的话，现在恐怕你早已到达成都啦……”萍姑娘，说到最后一句时，尾音拉的特别长，而说到成都两个字时，声音既大又响亮，显然是别有用意。

剑华见自己一句话，又引起了萍妹妹的误解，心里一急，怕误会越结越深，遂又惶急满面地抢着说道：“萍妹妹！

唉……”

萍姑娘将手一摆，黛眉一皱道：“你等我说完了，你再说。”

稍顿，遂又继续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甘冒奇险，不远千里去到大雪山，其因何在？”

剑华等萍姑娘将话说完，这才急急说道：“萍妹妹，你太冤枉我了，我什么时候想一个人匆匆离去，而不向你和老伯打招呼，现在我不是正向你和老伯处走去吗？至于我甘冒奇险，远赴大雪山，是想寻找一株千年以上，并结有莲实的雪莲，因为一个朋友身受内家掌伤，非此物不能救得性命，所以我不顾一切地远赴雪山，就是想找一株千年雪莲，萍妹妹，为友尽义，这难道也算错吗？”剑华说完，又唉！一声轻叹，双目盯视着萍姑娘脸上布满无可奈何之态。

萍姑娘鼻孔轻哼一声道：“为友尽义，我看你是为情而……”萍姑娘说到此处感到不妥，遂急忙改变话风：“嘴还要硬，你看看现在你是向哪里走。”

剑华闻语神情不由得一怔，举目四视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所奔的方向，正绕过玉面秀士和萍妹妹向酒楼的方向走去，心下暗暗想道：“真该死，怪不得萍妹妹要发生误会。”

少女的心海底的针，此话一点儿不假，少女的心真好比大海里的一支针一样，使人无法捉摸，再加上我们这位心地坦诚的小侠，他对萍妹妹大发娇嗔的真正原因还没有弄清楚，他真以为萍妹妹是因为他将方向走错而大发娇嗔，其实已完全弄错了，萍姑娘对剑华发生误解是另有其因，走错方向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。

萍姑娘对剑华发生误解的真正原因，这与玉面秀士和萍